老子口義

上

H
351
2

老子鬳齋口義發題

鬳齋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婁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

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眞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諷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

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者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欲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訾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欽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老子鬳齋口義發題

老子鬳齋口義上

鬳齋林　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盖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

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喩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勉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徼徼卽禪家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若要也

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喩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説得太刻若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甫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

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趍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趍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

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亂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喩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喩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

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槖之管也槖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槖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尾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子老之初意

却不專爲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

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生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内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

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
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
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
矣故謂之眞空實有眞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
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
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
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喩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
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
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
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
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
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

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也故其説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鋭爲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特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鋭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鋭無有不折不若不鋭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特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

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儘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滌除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

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
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喩縁此等
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説者誤世
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
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
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
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虚故以神載魄而

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虚能有而無則爲
至道縱説横説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軸車輪之股也轂惟虚中故
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虚而負故可以成

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諭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内腹内也目外也聖人務内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絶務外亦不特此五事擧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

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君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眞身之身也知其眞身之可貴知其眞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

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淸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爲也容者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淸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淸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淸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淸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

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虚極章第十六

致虚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虚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虚虚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虚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太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

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
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
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
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
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
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
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
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
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
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
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
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
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

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亡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僞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喩以發明上一句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絶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絶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

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趍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

皆諸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亦當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

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颻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
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眞頑鄙哉我
之所以異於人者求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
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
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
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
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
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
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孟子曰動
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
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
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

精此卽眞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眞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通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眞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細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

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喩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徧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文爲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善言

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輕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爲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爲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爲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

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

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頼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
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
自以爲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
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
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
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
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爲而不爲之意谿谷
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爲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名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
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
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
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
而強爲書以求有得失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
喩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
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
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歔者聽其自歔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

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荊棘生矣用兵之後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當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此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爲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

者已而勿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喩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若
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
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

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是古
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
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
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
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
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漢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
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
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
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臣之故曰不敢
臣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
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
也此名跡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旣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衣被蒙頼也萬物皆蒙頼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

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將欲翕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

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翕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自肱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主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鎭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倶作相爭不已而我但以自然勵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鎭下句化字不可括上句化字説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勵也

老子鬳齋口義上